

NODAK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0
LICENSED PRODUCT



曲亭稗史

飯臺曲亭馬琴先醒姓瀧氏名鮮字頊吉性好藉戲
謔之言每作稗史警悟當世真滑稽之雄也先生嘗
言趙再白詩云名士本來如画餅古人原不好真龍
先生之於小說也皆根于此是以雖兔園冊子亦有
深意之存焉予每歲請于先生而雕刊其所著凡賜顧
君子認印號為記冀不至悞

江戸膏坊翠橋仙鶴堂老舖小林謹白



茶文獻通考茗有片有散片者即龍團舊法散者則不蒸而乾之如今之

茶也始知南渡之後茶漸以不蒸為貴矣茗戰昔人喜劇茶故祿

錢氏子弟取書上瓜各言子之的數刻之以觀勝負謂之瓜戰然茗猶

堪戰瓜則俗矣薛能茶詩云鹽損添常戒薑宜更黃則唐人煮

茶多用薑鹽味安得佳此或竟度翁末品題之先也至東坡和寄茶

詩云老妻稚子不知愛一半已入薑鹽煎則業覺其非矣而此習猶在也

今江右及楚人尚有以薑煎茶者雖云古風終覺未典以菘豆微炒投

沸湯中傾之其色正綠香味亦不減新茗宿村中覺茶不得者可以此代

北方柳芽初出者采之入湯云其味勝茶曲阜孔林楷木其芽可烹閩中

佛手相橄攪為湯飲之清香色味亦旗槍之亞也昔人云揚子江心水

蒙山頂上茶蒙山在蜀雅州其中峰頂尤極險穢虺虎所居得採其

茶可蠲百疾今山東人以蒙陰山下石衣為茶當之非矣然蒙陰茶性亦

冷可治胃熱之病

酒

以淡為上苦淡次之甘者最下青州後事向

擅聲於今所傳者殊劣不勝平原督郵也云云江南亦不脛而走

羊九列矣然吳興造者勝於金昌雪酒金盞露者得者者也然尚未

階上惡道至南溪而濫惡極矣所以然者醇醲有餘而凡韻不足故也釀

美人豐肉而寡態者耳大真肥婢寵冠椒房金華酌肆戶外之屢常滿

也故知味者寔難北方有葡萄酒梨酒枣酒馬奶酒南方蜜酒樹

汁酒椰漿酒西陽雜俎載有青田酒此皆不用麴釀米自然而成者亦能醉

人良可恆也佛香碧荔支汁可作酒然皆燒酒也云云邢子愿取佛手

相作酒名亦自殺香烈奇絕而亦不耐藏江右之麻姑建州之白酒

如飲湯然果腹而已鄱陽為酒賦曰清者為酒為醴清者聖明濁

者頑駭此唐人中聖之言所自出也但醴酒古人以享上客楚元王嘗為

穆生設醴豈得云頑駭蓋善飲酒者惡耳故也

指大則秀也

唐南宗張皇后以鴉腦酒進帝欲其健忘也順宗時處士伊立初

入宮飲龍膏酒令人神爽也此二者正相反西陽雜俎鴉腦生三子一為鴉即鴉子

古度量酒多以升斗石為言不知所受幾何或云米數或云衡數但

善飲有至一石者其非一石米及百斤明矣按朱翼雜記云淮以南酒

皆計升一升曰爵二升曰甌三升曰解此言較近蓋一爵為升十爵

為斗百爵為石以今人飲量較之不甚相遠耳

宋楊大年於下晉公席上舉令云有酒如線遇斟則見下公云

有餅如月遇食則缺將禮有醢卵豆豆用之各有

所宜云云桓譚新論有醢漢武有魚腸南越有籩晉武帝

與山濤致魚醬枚乘七發有考藥之宋孝武詩有鮑更漢武內傳

有蓮珠雲玉津金神仙食經有十二香云云則凡其而切之醢

者祭謂之一笑乃古之醢非將也美美之美者則彭竹鏗之醢維伊尹

二言語

烹以鵠陳思之七宝明皇之年露黃領之臙虞仲所遺名庚之肉部
氏止妬之知之龍東郡之臙子公以之龜亂鄭子期以羊膏因鮑能救
伍熊可亡紂至於贊皇一杯貫錢三萬暴殄極矣云云八珍周禮
王之膳以——者淳熬也淳母也炮豚也炮牂也檇珍也漬也熬也肝
膾也此皆燂腸之醜毒焦胃之斧斤也其它食用六殺膳用六牲飲
用六清羞用百有二十品將而用百有二十雜缶云云周公作法於儉而肯
以適良珍食訓後世哉龍肝鳳髓豹胎脯世不可得徒富言耳程唇
糝炙象約駝峰雖間有之非常膳之品也今之富家巨室窮山之
珍竭水之錯南方之蠟房北方之熊掌東海之鰓炙西域之馬奶真
昔人所謂富有小四海者一筵之費與竭中家之產不能辦也云云
黃鳥食之已妬鯨魚食之止驕鷄鵠食之不饑羊籩食之不醉鱈魚
食之已狂人魚食之已癡古有斯語未諛其然也

一書本序

孫承佑一宴殺物千餘李德裕一羔美費至二万蔡京嗜鶴子日以千計
齊王好雜蹈日進七十江無畏日用鰾魚三百王黼庫積雀巢三楹口腹
之慾殘忍暴殄至此極矣云云中山君以一杯羔美亡國以一壺漿得士二
人顧榮以方炙免難庾悅以怪炙詩云民之失德乾餼以愆云云
寒文選有寒鶴寒蠶雀駟傳亦有雜寒七格寒芳苓之巢龜
李善注寒今臙肉也廣韻煮肉熟食曰臙然寒字甚佳而煮熟之
義極甚膚淺良可笑也云云創子手說文臙細切肉也今人以殺人者
為——創亦斷切之義我子臙同也臙亦謂之臙云云細剉肉
頭六朝時味食為——晉元帝謝賜功德淨饌——又謝齊功德食——
又劉孝威謝果食————即今一筵也然古未前聞不知何義
夜鶯荔支果將熟時專有飛盜綠枝接樹趨捷如丸園下防之
若巨寇然瞬息不覺則千方樹皆被漁獵名曰——云云

一書本序

荔枝核性太熱補陰人有陰症寒疾者取七枚煎湯飲之汗出便差
亦治疝氣 **五穀** 者稻黍稷麥菽也鄭司農注周禮謂黍稷麥黍稷
豆而不及稻豈鄭未至南方耶王之膳食用六穀鄭注稱黍稷麥
麥苽三農生九穀鄭注稷秫黍稻麻二豆二麥其說互異恐亦以聽斷
耳爰穀子云九穀者黍稷麥稻粱苽大小豆酉陽雜俎云九穀者黍稷
稻粱三豆二麥然北方之穀尚有粟有藟有蕎麥而豆之屬有黃
豆黑豆綠豆江豆青豆扁豆豌豆蠶豆不啻三也南方雖止於稻
米而稻之中有十數種爰后稷之時已稱百穀說者謂五穀之屬各有
二十合而為百近於穿鑿百成數也五穀者舉其大言之也廿石星經
又謂八穀志八星八穀者黍稷稻粱麻苽麥烏麻也其星在河車之北
明則俱熟 **蓋** 亂離之世藉酒以度日耳然督郵一至便爾解綬所種秫田
未嘗得升合之入也所謂張公吃酒李公醉者耶書此以發一笑 楚有文而
晉用之

東來為棗並來為棘、亦東、之類也埤雅曰大者棗、小者棘、云其藥中
諸果皆稱名於東、故加大字明小者不足用也 **人參** 千年人參根作人
形千年枸杞根作狗形中夜時出遊戲烹而食之成地仙然二物固難
遇亦難識也相傳女道士師茅二人居深山中其徒出汲井畔常見一
嬰兒語其師、令抱至成一樹根師大喜篝火烹之未熟值糧盈下
山化米出門而水大漲不得還徒饑甚聞所烹者香美遂食之三日
噉盡水浴師還則其徒已飛昇矣又維揚一老叟常擾眾酒食
一日眾哀治其丐者數人捧二盤至一蒸小兒一蒸犬也眾嘔噦不食道
士懇請不從乃歎息自食之且盡其餘諸丐者乃謂眾曰此十歲
人參枸杞求之甚難食之者白日昇天吾感諸君是過特以相報而
乃不食信乎仙分之難也言未已羣丐化為金童玉女擁道士上昇矣
偃佐食松實形體生毛兩目更方山中毛女食柏葉不饑不寒不知

年歲彭鏗常食桂芝八百餘歲赤將子與吟百草花能隨凡雨上下
魯定公母服五加皮以致不死張子声服五加皮酒醉解脫壽三百
房室不絕任子季服茯苓輕身隱形韓象服苜蓿遍體生毛隆冬
裸袒趙他子服桂日行五百里移門子服五味子色如玉女林子明服
木身輕軟舉楚子服地黃夜視有光陵陽子仲服遠志有子二
十七更女容杜子微服天門冬八十年日行三百里庚有吾服槐笑年
七十餘鬚髮更黑吾日城上官道人食松葉九十如童趙瞿餌松脂百
歲髮不白齒不落人於草木之實餌之不輟皆足補助血氣培養
壽命但世人輕而不信耳云云

擯榔 本草原始曰賓與郎皆貴
客之稱交廣人凡賓客勝會必先呈此故以擯榔名也

擯榔四德 閩廣人食擯榔取其驅瘴癘之氣至孫為四德曰醒能使醉
能使醒饑能使飽能使饑熱擯榔破瘕消積殊有神功云云

夷堅志戒僧有病噎死者剖其胃得蟲諸藥試之皆不死時方治藍
散以藍汁澆之即化為水然藍不獨治瘡兼治瘟疫及解百毒殺諸
蟲唐張延賞在蜀有從事為班蜘蛛所螫頭項腫如數升益幾不救
張出數千緡募有能療之者一游僧自云能張命域之遂取藍汁一盃
取蛛(蜘蛛)投之因不能動又別擗藍汁加麝香末更取蜘蛛投即死又更取
藍汁麝香加雄黃末和之取一蜘蛛投即化為水張與賓從皆異之遂令
傳患處不兩日平復如常故今治大頭瘟毒者多用之

唐河東裴文同父患腹痛不可忍臨終語其子曰吾死可剖腹視之同從命
得一物如鹿脯條懸之乾久如骨一客竊而削之文彩煥發遂以為刀。擗子
一日割三稜草飼馬其擗悉消為水以問同具言其故今腹病服三稜
草多愈之云

藥五天 决明為肝天紫茸為肺天神麴為脾天遠志
為心天從容為腎天

孫思邈道行高潔法當上升因著千金方有

水蛭蟪蛄為天帝所罰故能却而不用亦推廣仁術之一端耳

蛤蚧 偏蟲也確曰蛤唯日蚧自呼其名相隨不捨之云

宋宣和間有貴妃病嗽侍醫李姓者診治百

計不効而疾喘愈甚面目浮腫如盤上臨幸見之深以為憂爰召李

三日不効取進止李技定躬夫婦相泣中夜聞有賣藥者呼曰專治疾

嗽一文一貼永不再發李以十錢易十貼尚疑草藥性厲先以二貼自

服之無恙且攜以入一服而差比肝如常上大喜兩宮賜賚逾千緡

李恐內中索方無以對亟令物色賣藥者以百金請其方曰我軍人

也貧定躬一身豈用多金哉李固予之曰此不過天花粉青黛耳此藥

易辨持以度日非有它也李拜謝之 **金銷匙** 即山豆根也 世宗末

患喉閉甚危急江有用之即愈即日授大醫院又人以此法治徐華亭喉閉亦切徐予千金令上坐婦子列拜之曰生神父者此君也恩德誰可忘哉云云

人面瘡 江左商人左膊上有——亦無它苦戲酒滴口中其面赤以物餅

之亦能食則膊內肉脹起疑其胃也不食之則一臂痛云有医者教以

歷試草木金石之藥皆無苦惟至貝母則聚眉閉口商人喜曰此藥必可治

也以葦筒挾其口灌之遂結痂而愈然本草於貝母但言其治煩熱邪

氣疝癥喉痺安五臟利骨髓而已不言其有殺蟲之功也豈——亦

邪熱所結耶又一書我人面瘡乃鼃錯所化以報袁盎者則又生前宿孽

非貝母所能療矣 孟子謂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故艾以老者為良人五十曰艾

然少者亦謂之艾何也春秋外傳曰國君好艾大夫殆孟子曰知好色則慕女

艾一說謂艾者外也妻子為內艾為外也本草艾以複道生者為佳為重

外之意也此說甚新姑筆之凡艾艾以圓珠承日得火者為上鑽摠取火

以之而熬藥膏者又以桑艾為上取其則烈能助藥力蓋各有所宜也

人咬更三年則身重難行象肉亦然啖榆則眠不欲覺食熟麥令人骨節

解斷食燕肉入水為蛟龍所吞食久艾為狗所齧糖不得差食苜蓿豆服

藥無功藕与蜜同食可以休糧大豆多食可以不饑芡若常服令人

暴亡銀杏亦然余五六歲時食銀杏過多年然暈眩仆地死半日方甦云
龜脂可以燃鐵駝來異能墜虫蛆以兩蒂菓雙仁者皆能殺人生人發挂
樹上鳥不敢食其実粟子於眉上擦三遍則燒之不爆談吞銅鐵苦子
蘇解之誤吞柏芒鴉涎解之誤吞木屑鐵斧磨水解之誤吞水蛭田泥
解之中鵝鴟毒薑汁解之中諸藥毒甘草解之砒毒菓豆解之中鉛錫毒
陳土甘草湯解之中蛇毒白芷解之中麩毒茵陳蒿解之中瘦狗毒斑猫
解之中菌草毒地漿解烟薰死者蘿蔔汁解之諸蟲入耳生油灌之此
皆人之所忽不可不知也

函中一軍將因夜行飲水覺有物粘鼻間自是患腦痛不可忍色黃如蠟
醫巫百端莫能愈縣百金募療之者一村叱夜外荒廟中聞二鬼語曰我
輩受其家祭賽多矣其病本易治但醫不徹耳一鬼曰奈何曰取壁間蟻
踰窠泥和飯汁吹入鼻中俟其嚏可見遂喏而散翌日既往揭榜如法

療之初覺鼻中攪痛暈絕有項大嚏有馬蝗大小數十皆隨之
出已死矣宿疾豁然按宋宝祐間龍興富家子患壁虱事政
与此同人不能治而鬼識之蓋天假手以活斯人也

筆太公筆銘云毫毛茂入階可脫階文不活則周初已有筆矣衛詩
衿彤世官有輝援神契孔子作孝經籌縹筆又絕筆於獲麟莊子畫者
吮筆和墨則謂筆始蒙恬非也崔豹古今注謂恬始作秦筆以枯木
為管鹿毛為柱羊毛為被所謂管毫非兔毫竹管也果尔則退之毛
穎傳謂中山人蒙恬賜以湯沐者亦悞矣
鐘繇張芝王右軍皆用兔鬚
鷓鴣通陽用狸毛為心菁祭酒用胎髮為柱張華用鹿毛嶺南郡牧用人
髮須鬚景行用羊鬚鄭虔謂麝毛一腹管可書四寸長狸毛八寸長又有
用豐狐蚺蛇龍筋虎僕及狸毛報毫鴨毛雀雉者者恐皆好奇之
過云云王右軍嘗嘆江東下濕兔毛不及中山然唐宋推宣城自元以來

造筆之工即吳興北地作者故不登也云云 **水筆** 長安多用云

退筆 古人一成塚今塔 **弱翰** 漢楊子雲把三寸一齊其白

素三更同異語一柔毛筆也今人相沿動稱柔翰然則筆之尚柔其

來久矣一相傳宣州陳氏世能作筆有右軍子其祖求筆帖藏於家

云云蔡君謨云宣州諸葛高造毛筆及長心筆絕佳常州許頓

所造二品亦不減之云云 **鼠鬚** 苦勁何以中書陸佃埤雅云粟鼠蒼

黑而小取其毫於尾可以製筆世所謂一粟尾者也其鋒乃徒於

兔然則實尾而名以鼠須耳粟鼠若今竹籜之類亦非家鼠也

翹軒空帚 偽唐宣王從孫喜用宣城諸葛氏筆名為一一一君謨所

謂諸葛高者想其子孫也 **三絕** 吳興元時馮恣科筆至子昂舉

擅名三絕可謂幸矣云云 **硯** 梁竟陵云子邑之紙妍妙輝光仲將之

墨一點如漆仲英之筆定窮神益意拙於硯無祿焉蓋硯視三者稍

可獲耳云云 子邑左伯字仲英當作伯英張芝之字考 **柳公權論硯以玉**

州為第一絳州次之殊不及端 **紅絲硯** 今昔州所出即一一也唐

彥猷亦謂一一石為天下第一云 **端溪硯** 唐李咸用一一詩有

着指痕猶濕經旬水未低鵝眼工暗謬羊肝土乍割捧受同交印

矜持過乘珠等語劉夢得謝人惠端州石硯詩端州石硯人間重

李賀香花石硯歌云端州匠者巧如神露天磨斂割紫雲則

知唐人原重端硯云云 **蔡君謨** 云東州可謂多奇石自紅絲出後

有鵝金黑玉研最為佳物新得黃玉硯正如蒸粟續又有紫金研又

褐石黑角石尤精向者但知有端巖龍尾末之不已遂極品類也云

銅峯尾雖奇品然終燥烈易乾乃其後墨倍於端矣洮河綠石

負潤堅緻其價在端上以不易得也江南李氏有澄泥硯堅膩其

實陶也有方者六角者旁刻花鳥甚精四圍有羅篋紋為良於銅雀

得

馬肝龍卵色之正也月暈星涵空之奇也魚躍雲興石之怪也結隣壁友名之佳也桐桑栗園地之僻也金月雲峰製之巧也芝生虹飲器之瑞也青鐵浮楂質之詭也頗黎玉函用之靡也磨穴腹穴淫業之篤也盧擲陶碑道之完躬也

帝用銅硯景龍文館用銀硯今天下官署皆用錫硯俗陋甚矣

陶泓韓退之毛穎傳名硯為一一鄭啟盧攜擲硯相詬王鐸歎曰

不意中書有瓦解之事則唐人硯尚多用瓦也

黑土三代之黑土其法似不可知然周書有涅墨之制晉襄有墨縑之制又

古人灼兔先以黑土畫兔則謂古人皆以漆書者亦不然也又云古有黑石可

磨汁而書然黑石僅出延安晉陸雲子兄書謂三臺上有藏者則亦稀

奇之物安得人人用之况黑土為字從黑從土其為煤上所製無宜但

世遠不可考耳至漢始有陶慶之名至唐始有松烟之制然三國時皇

始

象論墨已有多膠黝黑之說則魏晉以前皆用漆而不用膠者亦誤

也至於用珠則李廷珪始用腦麝金箔則自宋張遇始自此而競為

溪巧矣按太白詩有蘭麝深珍墨之語唐僖宗時李廷珪自易從

歎為歛人則歛墨源流其未久矣廷珪弟庭寬子承宴子文用

皆世其業而漸不逮又有柴珣朱君德小墨皆唐宋三代知名者張遇

王迪葉茂實潘谷陳朗陳惟遠李仲宣宋墨之良者也元有朱方始純用

松烟明方正羅小華邵格之皆擅名一時近代方于魯始臻其妙其三十前所

作九玄三極前無古人最後程君房子為仇歆製玄元吳氣以壓土之二家

各爭其價紛拏不定然君房大駟亡命不齒倫輩故士論迄歸方為

明方承都為歛令自造青麟髓價又倍方程二家近日潘氏有

開天容墨又倍之蓋復用黃金矣云云

徐常侍得李子超墨一坭長近尺餘兄弟日書五十字凡用十年乃益宋元嘉墨每坭作二

十萬字乃知昔墨不特堅而耐磨亦挺質長大云云近來方墨
苦於大小僅如指用之易盈云云 方子魯有墨譜其紋式精巧
細入毫髮一時傳歎紙為涌貴程君房作墨苑罔勝以勝之其
末繪中山狼傳以詆方之負義蓋方微時曾受造墨之法於程迨
其後也有出藍之譽云云 古人養墨以豹皮囊欲遠其濕文云
宜以漆匣密藏之欲滋其潤

紙

今人謂紙始造於蔡倫非也西漢趙飛燕傳中已有紙
書志邵云薄小紙也孟康白染紙今赤若今黃紙也則已有紙
矣但倫始煮穀麻頭及散布魚網擣以成紙故紙始多耳

澄心堂紙

陳後山云一一乃南唐烈祖節度金陵之燕居世以
為元宗書殿讀多蔡端明云其物出江南池歙二郡今世不復作蜀
紙不耐久其餘皆非佳品宋時去南唐不遠此紙散落人間尚多今

則絕無而僅有梅聖俞有詩謝歐公送一一云江南李氏有國
日百金不許市一枚當時因破何所有帑藏空竭生苾苔但存圖書
及此紙棄置大屋牆角堆幅狹不堪作詔令聊備粗使供鸞鳥室
可見宋時此紙之多宋子景作唐書皆以一一起草歐公作共
史亦然而今五百年間貴如金玉可為短氣

宋之諸帝留心翰墨故文房所製率皆精品一一紙之外蜀有
玉版有貢餘有經屑有表光歙有墨光有水翼有白滑有凝光又
越中有竹紙江南楮皮紙溫州有蠟紙廣都有竹絲紙循州有
藤紙常州有雲母紙又有香皮紙苔紙桑皮紙芟皮紙蔡君謨
言績溪烏田古田由拳惠州紙皆知名今法觀宋人書畫紙無一
佳者可知其製造之工且多也 鄱陽白 饒州有一一長如一尺
絹元李氏藏古紙長二丈餘今世有白鹿足紙亦長丈餘蓋出江

右所造是為鉅鹿但燠滋不中書耳

扇 元以前多用團扇絹素為之未有摺者元初東南夷使者持聚頭扇人共笑之至明始用摺扇出入懷袖殊便然漢張敞以便面折馬則又似今之摺扇也古人多用羽毛之屬為扇故扇從羽漢時乘輿用雉尾扇周昭王時聚鵲翅為扇諸葛武侯吳猛皆執白羽扇庾翼上晉武帝毛扇今世輒以毛扇為賤品上自宮禁下至士庶惟吳蜀二種最盛行云云蜀扇碎言之內酒非富人簪中則婦女手中耳吳扇初以重金粧飾其面為貴近乃并其骨製之極精有柳玉臺者白竹為骨厚薄輕重祇量無毫髮差乘光滑滑可暖重每柄值白金半兩云云扇之有墜唐前未聞宋高宗宴大臣見張偕玉扇有玉孩兒墜子則當時有之矣蓋起於宮中不時呼喚便於挂衣帶間今則天下通而京師合香

為之者暑月以碎臭撒衣不可須臾去身也

鏡 唐以前皆於揚州貢鏡以九月九日取揚子江心水鑄之凡鏡無它但水清冽則佳矣今之鏡北推易水南數吳興亦以其水也然易鏡不迨湖鏡遠甚秦鏡背無花紋漢有四釘海馬蒲桃唐製衣鼻紐頗大及六角菱花宋以後不足貴矣云云

鏡鑪 洛陽人取古塚中鏡破碎不全者截令方四片合成加以柱而成鑪焉謂之製則新也而質實舊物置之案頭猶勝周火拜鏡閣中視物如畫秦方鏡照人心膽漢史良婦身毒鏡照見妖魅隋王度鏡能治百病唐葉法善鐵鏡鑒物如水長安任仲宣鏡水府至室為龍所奪秦淮漁人鏡洞見五腑六臟王宗壽鏡照見樓上青衣小兒宋呂蒙正時朝士有古鏡能照二百里安陸石巖村鏡何楚言河朔鏡皆十數里徐鉉鏡只見一眼

李士寧軒轅山鏡洞見遠近嘉祐中吳僧鏡照見前途吉凶
孟蜀軍校張敵鏡光照一室不假燈燭慶曆中宦者鏡背
鑄鬼形影在鏡中盧彥緒鏡背有金花采日如輪近時金
陵軍人耕田得鏡半面能照地中物持之發塚掘藏大有所
得又大中橋民陳某脩宅垣中得長柄小鏡照之則頭痛持
與人照無不痛者庚巳編載吳縣陳氏祖傳古鏡患瘧者照
之見背上一物驚去病即瘥余戊子歲在彭城見賣鏡者其面如
常其背照之則人影俱倒斯亦異矣

木齒丹

脩養家謂梳為一一云每日清晨梳十下則固髮去凡云

的

以丹注面曰一古天子諸侯媵妾以次進御有月事者難以口說

故注此於面以為識如射之有的也其後遂以為兩腮之飾王叔采神女
賦曰施華的結羽叙傳玄鏡賦點雙的以發次女非為程姬之履

明矣唐王建宮詞密奏君王知八月與人相伴洗裙裾則亦無注的
幸也潘岳芙蓉賦丹輝拂紅飛須坐的王敬美早梅詩暈落朱唇
微有的則又借以咏花矣

履

漢王喬為葉縣令每朝會雙鳥

飛來網之得雙鳥盧耽為州治中元會不及朝化為白鶴迴翔
威儀以帝擲之得雙履南海太守鮑靚嘗夜訪葛洪連且乃去
人訝其往來之頻而不見車騎密伺見雙燕飛來網之得雙履
此事絕相類而人但知雙鳥之幸也

五行志云初作履者婦人頭

圓男子頭方至太康初婦人履乃頭方與男無別此亦古婦人不纏足
之一證云

帳

董偃卧琉璃帳張易之為母製七宝帳王諲作翠羽帳

元戎寵姬處金絲帳唐武宗玳瑁帳周昌公主設連珠帳又大秦國
金織成五色帳有明月夜珠帳斯條王固作白珠交結帳侈靡極矣
然琉璃玳瑁玉石之屬豈堪作帳當是鄭之字誤耳

案

子西光舉一舟眉解紛然亦大可笑事古人席地而坐疾則憑几

食及觀書則皆用一几即今之卓子一似食格之類豈可便以几為

案乎漢王賜淮陰王案之食玉女賜沈丘載金案玉杯石季龍以

玉案行文書古詩何以較之青玉案漢武帝為難室一曼皇若此必

非巨物楊用脩以為益亦非也且漢時皇后五日一朝皇太后親奉案

上食高祖過趙王敖自持案進食甚恭則古人之舉一為常事何

獨孟光哉孫翊謂任元履案憑几對客為非北魏文帝賜楊彪

年杖乃憑几今之憑几對客者衆矣杖漢文帝時魯少牢柱金

杖武帝有玉箱杖嘉平中遠逢作三公賜王杖晉佛圖澄金杖銀

鉢劉向別傳有麒麟角杖曹操賜楊彪銀角杖今人但用竹杖耳漢

昌邑王至梁陽買積竹刺杖龔遂諫曰積竹刺杖少年驕寔杖今武

陵有方竹為杖甚佳及蜀印州杖巨節如雞骨然夫杖杖老登山取其

徑便為重金玉徒為觀美未必當於用也皮日休有天台杖色黯而

力適謂之萃頂杖云陶器柴窑最古云世傳柴世宗時燒造

所司清其也御批云雨過青天雲破處這般顏色做將來然唐時

已有秘色陸龜蒙詩九天凡露裁密用棄得千峰秘色未惜今

人無見之耳云今俗語密器謂之磁器者蓋河南磁州密器最多

故相沾名之如銀蒜朱提墨土餘陶麈尾之類也景德鎮所造常有

密器云不依造式忽為變或現魚形或浮果影傳聞初用密

時必用童男女各一人活取其血祭之故精氣所結凝為怪耳近來

禁不用人祭故無復密器一云恐禁中得知不時宣索人多碎之

黃銀白金唐太宗賜房玄齡黃銀帶欲賜如晦時如晦已死帝泣曰

世傳黃銀鬼神畏之更取金帶送其家則黃銀非金明矣漢武紀

收銀錫造白金則白金非銀亦明矣珠龍一在額鮫珠在皮

蛇一在口鰲一在足魚珠在目蚌一在腹又蜘蛛蜈蚣極大者皆
有珠故多為留震者龍取其珠也凡珠龍為上蚌次之今海南所出
者皆蚌珠也海中諸物蜃蛤蜊蠣之屬皆有珠但不恒有耳云云
魏惠王徑寸之珠前後照車各十二乘者十枚隋煬帝殿內房中
不然膏火懸大珠一百二十以照之江南寵姬宮中每夜綴大
珠十數照耀如同白日張說賂九公主夜明簾云云今時隋珠趙璧
天府亦不可多得也云云 今世之所宝者有猫兒眼祖母綠顛不刺
蜜臘金鴨鵝石蛻子等類然皆鑲嵌首飾之用唯琥珀瑪瑙盛
行於時皆滇中產也犀則多矣而通天卧魚辟水駭雞皆未見
之也祖母綠云是金翅鳥所成出回國有紅刺一顆重二兩以上即值
錢千緡然亦不可多得云云 緡鈴大極丸 滇中又有緡鈴大如龍
眼核得熱氣則自動不休緡甸男子山歟於勢以佐房中之術惟殺

山歌

有眉
之上
有咸
陽嶽
寺四
晚

緡夷時活取之者良其市之中國者皆偽也彼中名曰大極丸官屬
餽遺公然見之箋牒矣 有周武帝綴冠珠為一士人所取至陳
留諸胡台五方緡市之至東海童湯煎燎月餘有龍女二人投入瓶
中合而成膏塗足步行水上而去不知所之吳越孫妃以物施龍興
寺欣如木筋寺僧不知宝有胡人曰此日本龍芯簪也以方二千緡
買之 清波雜志載成都市中有聚香鼎以數爐焚香環於
外則烟皆聚其中又巴東寺僧得磁碗投米其中一夕滿盆皆米
投金銀皆然謂之聚宝益明沈万三富甲天下人言其家有聚宝
盆戲說耳 冠 側注儒冠也鶡武冠也鷄鷄侍中冠也豸惠
文法冠也遠遊博山天子冠也翼善平天通天高山天子冠也却敵
衛士冠也貂蟬功臣冠也却非僕射冠也巧士黃門從官冠也進賢
羣臣冠也母追收夏冠也韋甫得殷冠也季貌周冠華山宋鉞冠

二書語亭

之屬徒自賞心不謂衆耳矣又有所謂三弦者常合箏而鼓之然淫哇之詞倡優之所習耳有梅花角聲是凄清然軍中之樂世不恒用余在濟南葛尚室家見二胡維能捲樹葉作竒吹之其音節不可曉然亦悲酸清切第曰昔中國吹之令胡騎北走今胡兒吹之反令我輩墮淚字一笑而已鄭聲淫夫子謂一一淫者靡也巧也樂而過度也艷而無笑也蓋鄭衛之凡俗侈靡纖巧故其聲音亦然無復大雅之致也後人以淫為淫故樂以二國之詩為男女會合之作失之遠矣云云中散之琴李莫言之笛維衍之管梓慶之鑿曾冥通鬼神功恭造化云云中郎之箴柳亭詞真之辨鐘鐸宋沈之知編鐘李琬之聽羯鼓賞鑒入神近世指云云八人藝京師有瞽者善彈琵琶能作百般聲音嘗宴冠裳匿屏幃後作之初作老嫗喚伎者聲繼伎者祿疾不出往復數四

評詭勃谿遂至擲器破鉢大小紛紜或罵或哭或勸或助坐客驚駭欲散徐撤屏凡則一瞽者抱一琵琶而已它無一物也又有以一人而歌曲擊手鼓鉦拍板鐘鏡合五六器者不但手能擊足能擊此亦絕世之伎惜乎但為玩弄之具非知音者也解按本邦於人藝者全与此同**琵琶**漢嫁烏孫公主令一一馬上作樂以慰其心後石季倫明妃詞云其送明君亦必尔已自聽度可笑而圖經即謂昭君在路愁怨遂於馬上彈一一以寄恨相沿而誤愈甚矣今人不知一一為烏孫事而樂用之昭君又不知一一為送行之樂而概以為昭君自彈蓋自唐以來誤用至今而不覺也以上出十丑雜俎物之部

一日看陳目三年損道心陳目今之推升朝服也云云竹樓數間負山臨水疎松脩竹詰屈委蛇怪石落落不拘位

置藏書万卷其中長几軟榻一盞茗同心良友間日過從坐外
笑然隨意所適不營衣食不問米鹽不叙寒暄不言朝市
岳壑涯分於斯極矣
淒凡苦雨之夜擁寒燈讀書時聞
紙窓外芭蕉浙瀝作弄亦殊有致此處理會得過更無不堪
情景
讀未曾見之書歷未曾到之山水如獲至宝嘗異味
一從奇快難以語人也
白樂天所謂官爵為他者有味哉云
朱子持傳謂周孔以仲春令會男女而以桃之始華為婚姻之候
此誤也云云姻之期當在冬末春初而貧賤之家有過期不得嫁娶
者至仲春而極矣故聖人以是時令媒會合之無使怨女曠夫過是
月也云云凡六礼不備者皆謂之奔故曰聘則為妻奔則為妾昏
期已過即草率成親亦人情也詩所謂求我庶士迨其今兮之意
也解謂或曰我俗聘祿夫婦奔祿女夫又庶於此意

其
作
暑

奔車之上無仲尼西獲舟之下無伯夷性之者也孔子家兒不識
罵曾子家兒不識蒯習之者也丹朱不志之教竄越不屏被
箠語其愛也
明王粹夫自祖父以來三世教子惟以不妄語為訓可
謂有超世之識也已
倉頡作書而鬼夜哭云云
晉汲冢當盛夏
重裘累茵使人扇之恙不清凉而斬扇者宋党進當大雪擁紅爐
酌酒醉飽汗出捫腹徐行曰天氣不正天下之事何嘗無對哉
好利之多於好色、之人多於好酒、之人多於好博奕
好奕之人多於好書
藏書家
宋人多善藏書如鄭夾溪晁公
武李易安充庭之王伯厚馬端臨等皆手自披離分類精當又有
田儉者為江陵尉作博古堂藏書至七万五千餘卷黃魚目直謂
吾嘗校中書及遍遊江南名士圖書之富未有及田氏者而名不甚
章惜哉
京師三不稱
俗語謂京師有、、、謂光祿寺茶湯武

王元美
藏書三
之外尚
有三万
餘卷
云云

庫司刀鎗大醫院藥方謝謂尚不止於三者如欽天監之推卜中
 書科之字法因于監之人材太倉之蓄積皆大并訛可笑云云
 夷堅齊諧小說之祖也雖莊生之寓言不益誣也虞初九百僅
 存其名桓譚新論世無全書至於鴻烈編衡其言在則西漢之
 筆大略可睹已晉之世說唐四陽卓然為諸家之冠其叙事文
 采足見一代典刑非備遺忘而已自宋以後日新月盛至於近代不
 勝充棟矣云云宋錢思公坐則讀經史卧則讀小說上則則
 小詞古人之篤嗜若此故讀書者不博覽裨官諸家如歐陽文
 而棄海錯坐堂皇而廢皇沼也俗亦甚矣
 金華虞參政家藏書數万卷貯之一樓在池中央小木為梯在
 則去之榜其門曰梯不送客書不借人其後子孫不能守胡元瑞噉
 以重價給令益室我至云云宋時刻本以杭州為上蜀本次之福建下

切字之法有季數年而竟不知者故謂此書在悟者即為空
 蹄而不悟者何殊嚼蠟廢之可也無本之季今人為文章採詭
 謬而不知其經是為一矣
 少時讀書能記憶而苦於無用中年讀書知有用而患於遺忘故
 惟有著書一事不惟經自己手筆可以不忘亦且因之搜覈簡編及
 幽僻向所忽略今益留心敗筭蠹簡皆為我用始知藏書之有益
 而悔向未用功之嗟詫也周公謹癸辛雜識載先聖初名兵已乃
 去其下二筆此筆並無所出按先聖因母禱於尼丘而生故名丘字仲尼
 豈有名兵之華字誕甚矣堯授舜於畎畝之中云云桓公之於仲父
 昭烈之於武侯符堅之於王猛國治民安云云
 上人意見不一好作聰明心吹毛求疵駁問以炫已長
 舍豺狼而問狐狸盼夜光而室燕石

文藩司之職即行中書省之別名也臬司則漢之刺史宋提刑也云

探花使 唐時進士及第醵金為曲江之會即於同年中選最上

年者二人為一 世謂之探花郎今以一甲第三為一 不知起於

何時而以第二為榜眼其名亦俗云 還魂秀才 宋初舉人被

黜者猶得敲手登聞鼓聲寬上命重杖必多見收當時謂之

朋友 巨鄉元伯一言相許千里命駕伯桃角良信誓為期九原不

爽王陽結綬而貢禹彈冠禹錫賤官而子厚易播云云

欲全友道須先擇交 古者嫂叔不相為服所以別嫌也然兄弟

同室一居杖期之喪而一緇衣玄冠不惟禮有不可亦心有不安矣至

明定為五月之服云云古者有服內生子之禁今亦無之云云

乘凶 人有乘初喪而婚娶者謂之 云云此夷俗也當事者為

之厲禁可也云云 藥師樹 函俗於初屬續之時有女適人者則

壻家延巫置體輪轉之男女環繞號哭為之 甚無謂也

死每七日則備一祭謂之過七至四十九日而止或有延僧道誦經

者措紳札法之家不尔也死後朝夕上食至百日而止至六十日則不

用本家食而須外家或女家送之相沿以久不知其故但吳越之俗

親友來致祭主家皆用鼓樂筵宴款客園中狹無之客未祭者

一嘗茶果而出子姪族戚乃餞其祭餘較為彼善於此耳

喪不哀而務為觀美一惑也禮不循而徒作佛事二惑也葬不速

而待擇吉地三惑也一惑病在俗子二惑病在婦人三惑舉世蹈之矣可

歎也已 嫁女三日父母家來餉食俗謂之餽女女於九月九日回省

父母謂之歸寧比漢以來禮也今人三日後偕壻省父母謂之回寧焉

閩人謂之轉馬蓋春秋時有回馬之義五月歸寧謂之取夏衣按周禮后妃歸寧亦用締絡則夏之歸寧其未久矣張公藝云九世同居古今以為口實近代則浦江鄭氏耳云云人心不同一室之內豈無胡越云云張公藝云書忍字以進其意美矣而未益善也云云浦江鄭氏對明太祖之言曰臣同居惟無它惟不聽婦人言耳此格端也云古今同居者又有漢樊

皇晉郎方貴俱三世博陵李氏七世河中姚氏十三世宋會稽表承詢十九世而魏楊播百口共饗陸象山累世義居又不知凡幾代也錄之以媿惡婦劣子之欲折產者

九拜周禮大祝辨一拜稽首二頓首三空首四振動五吉拜六凶拜七奇拜八褒拜九肅拜鄭玄注稽首頭至地頓首頭叩地也空首頭至手所拜手也振動戰栗變動之拜一云兩手相擊也吉拜一而後稽顙也凶拜稽顙而後拜也奇拜屈一膝今雅拜是也或云一拜也褒讀為報一拜再拜也鄭司農云持節拜也肅拜但俯下手今時禮是也禮即揖也今人以頓首為肅拜而稽顙稽首繫施之喪服矣不知稽首非凶禮也傳長之施卑幼則云再拜而肅拜則惟藩王用之其它空首振動皆無知者矣又書札中動稱九頓首此申包胥乞師於秦故事亦非佳事也美樂善錄載趙韓王病遣道士上章神以巨牌示之濃烟冒其

上但未有火字聞之曰此必秦王延美也余按美字從羊從大非火也豈神明亦不識字耶其為後人附會無疑

改元宋太祖改元乾德後因与蜀王衍幸歸相同有宰相須用讀書人之語明永樂則張遇賢方脫已再命之二人又算賊之靡何當時諸公失於詳考耶至於正德亦同夏乾德之號而自古以正為歸者多不

利如梁正平天正元正之類為其文一而止也武皇帝雖終享天位而海內多故青官無出統^統之興即命名之始可不慎哉云云

唐玄宗會昌投龍文自稱承道繼玄昭明三光弟子南嶽上真人宋徽宗羣臣上尊號為玉京金闕七宝元臺紫微上宮靈寶至真玉宸明皇天道君其上章詞自稱奉行玉清神霄保仙元一六陽三五璇璣七九飛元大法師天教主噴莫尊於天子百神皆受號令者也而反屈萬葉之於從黃冠之號不亦見戲狂惑之甚哉其後會昌既變起惟憚而宣和亦身沙漠九天道教何無感應至是哉解按本朝花山帝始稱法皇蓋法皇之號興於道鏡而後朝廷日衰四海志墮武冠掌中可

望和漢天理如此也夫

陳 今人以拜官為陳官沈存中筆談云以新易舊曰除如新舊歲之文謂之除夜易除戎器戒不虞亦謂以新易舊之美而增亦謂之除者自下而上亦更易之意也

白衣觀音經專主祈嗣生育之事此經大藏所不載不知其起何時也按遼志有長白山在冷山東南千餘里蓋白衣觀音所居其山鳥獸皆白人不敢犯則其奉祀從來久矣

草鞋大王 劉昌詩蘆浦筆記初因一人挂草屨於樹枝後來者効之累、千百好事者歲、

以後遂為立祠大著靈異其人復過恠而叩之則老鋪兵死而為鬼憑於其是也云云

解先年所吟之履夕寒、梅也巴人之挂之古草鞋以此古事與陽春白雪誇作之矣

男子之錢財不用之濟貧乏而用之奉權貴者多矣婦女之錢財不用之結親友而用之媚鬼神者多矣然患難因厄權貴不能扶也疾病死亡鬼神不能救也則亦何益之有哉

昔人謂陰德如耳鳴人不知而已獨知之謂陰德余謂亦非全活物命而後謂之陰德即行一善事出一善言皆是也亦皆有報書曰惠迪從逆凶李廣殺降不侯于定國全活人多其門閭云云不必計較人之和否亦不必望後有報否也

碧梧亭

趙子昂有題圓澤三生公案詩云川上清凡非有著松閣明月本無塵不知三子緣何事苦戀前身與後身此千古以來第一議論也云云

馬絆元馮夢弼乘驛向八番驛吏告以天晚馬絆在江上不可行云

一者馬黃精也遇交輒為所啖今南方常訛傳有馬騮精能食人及史書所載積劫者想此類但多訛言耳未有親見者也云云

保嬰端云若要小兒安須帶三分饑與寒此格言也終身守之可也

困之福常起於困處家之福常起於享積身之福常起於服餌

三者皆貪心所使也云云臨沮鄧差家累巨萬而鄙吝不堪道逢

估人初不相識邊差共食布列殊品差訝而問之客曰人生在世止為身口耳一朝病死能復進口味乎終不如臨沮鄧生平生不用絲守錢奴耳差默然歸家宰鵝而食方一動竹助胃哽其喉而死人之享福信有厚薄然貧賤自甘猶可言也積而不散愚惑甚矣云云

殺人者死法也而有不益然者姑婦殺人不死也庸醫殺人不死也酷吏殺

人不死猛將殺人不死也不唯不死且敬信之復將焚之死者枕藉半前而不

知也則法有時而定窮也

小說野俚語書稗官所不載者雖極幻妄無當然亦有至理存焉如水

滸傳無倫已西遊記曼衍虛誕而其縱橫變化以猴為心之神以猪

意之馳其始之放縱上天下地莫能禁制歸於緊箍一咒能心猿馴伏

至死靡他蓋亦求放心之喻非浪作也華光小說則有五行生剋之理

火之熾也亦上天下地莫之撲滅而真武以水制之始在道其諸傳記

之富言者亦皆有可采惟三国演義与錢唐記宣和遺事楊六郎等書

俚而無味矣何者事太實則近腐可以悅里巷小兒而不足為士君子

道也凡為小說及雜劇戲文須是虛實相半方為游戲三昧之筆

亦要情景造極而止不必問其有無也古今小說家西京雜記飛燕外

傳又室遺事諸書虬髯紅線隱環白猿諸傳雜劇家如琵琶西廂
刑釵蒙正等詞豈必真有是事哉近來作小說稍涉恠誕人笑其
不經而新出雜劇若浣紗香衫義乳孤兒等作必事考之正史年
月不合姓字不同不敢作也如此則看史傳足矣何為為戲

戲與夢同離合悲歡非真情也富貴貧賤非真境也人世轉眼亦
猶是也而愚人得吉夢則喜得凶夢則憂遇苦楚之戲則愀然憂容
遇榮盛之戲則歡然嬉笑總之不脫處世見解耳近來文人好以史
傳合之雜劇而辨其謬記此正是痴人前說夢也

戲文如西廂蒙正蘇秦之屬猶有所本至於琵琶則絕無影跡者只
有蔡中郎一人而其餘事情人物無非假借者此其所以為雜劇之筆也
胡元瑞曰凡傳奇以戲文為稱也無往而非戲也故其事欲謬恠而
無根也其名欲顛倒而亡實也曲欲熟而命以生婦宜夜而命以且

也開場始事而命以末也塗污不潔而名以淨也凡以顛倒其名也

此語可謂先得我云矣云云

所謂腰纏十萬貫騎鶴上揚州者

世間乃有此痴心真堪一捧打殺也

漢卜式司馬相如曾入貴為郎則

知古者留爵之制其來久矣云云至桓灵時始賣爵至唐至德

宗告身纔易一醉財之空君而爵之濫可知也云云自是餉之乞也

河工之興也土木之繁也司農司空惟以留爵為良策矣蓋損富室

有餘之財以佐官家不時需云云

唐蕭員不識字嘗以伏臘為伏臘又一日張九齡送芋刺於蹲鴟

蕭以為鴟鴞答云損芋拜嘉惟蹲鴟未至耳然僕家多怪亦

不願不^見此惡鳥也九齡得書大笑

周定州刺史孫彥高被突厥圍城不敢出廳文符須徵發者於小

總持入錄州宅門及賊登屋入櫃中藏令奴曰牢掌鑰匙賊

碧梧亭

未第勿子也昔有人入京選皮袋被賊盜去其人曰賊偷我袋將
終不得我物用或問其故曰鑰匙在我衣帶之上此亦孫彥高之流也
蘇子瞻戲謂佛印曰向嘗讀古人詩云時聞啄木鳥疑是打門僧
又云鳥宿池邊樹僧月下門未嘗不歎息古人必以對僧自有深意
佛印曰所以老僧今日常得對李士坡無以忘

魏人夜暴疾命門人鑿火是夕陰暝督迫頗急門人忿然曰君責
人亦太無理今猶如漆何把火照我使覓鑿具

龍蛇飛動 所謂草書 疾筆也

張由古有吏才而無學術累歷臺省常於囊中數班固有大才而文章
不入選或謂之曰兩都賦燕山銘等並入選何因言無由古曰此是班固堅
文章何漢班固事

齊王好相有祿神相者求見曰臣鬼谷子之高第而唐舉之受業師也
王大悅曰試視寡人如何對曰王勿亟也臣相人心熟視竟日而後得於

是拱立殿上以視俄有使者持檄入自王色變相者問其故王曰秦圍卽
墨三日矣當發援兵相者仰而言曰臣見大王天庭黑氣必主刀兵王不志
須臾有人着械入見王色怒相者問故王曰此庫吏也盜金帛三万矣
相者又仰而言曰臣見大王地角青色必主失財王不悅曰此已往者請勿
言但言寡人終身休咎何耳相者曰臣仔細看來大王面部方正不是
布衣之士

有定躬書生欲食饅頭計無從得一日見市肆有列而售者輒大呼仆地
主人驚問曰吾畏饅頭主人曰安有是乃彼饅頭百枚置空室中則之
伺於外寂不聞聲穴壁窺之則食過半矣亟閉戶詰其故曰吾今日
見此忽自不畏主人知其詐怒叱曰若尚有畏乎曰更畏脫茶兩碗介
田元鈞校而長其夫人富国女第也凋而短石曼卿戲舟之為龜鶴妻
宋玉張元俱在晏元獻幕客元體肥大琪目之為牛琪枯瘦元目

碧梧亭

為猴瑛嘗嘲方曰張元綱牆成八字元忘声曰王瑛望月叫三声一坐為之絕倒
晋庾翼與其兄水書曰天公憤之無復卓白近時唐伯虎亦有詩云
駿馬每馱癡漢走巧妻常伴拙夫眠世間多如不平事不會作天
莫作天雖謔詞亦有激之言也

相傳海上有駕舟入魚腹者舟中人曰天也何陡暗也取煎然之火熟而
魚敬焉吞而入水是則然矣然舟人之言與其取炸也孰聞而孰見之
本草曰独活有凡不動無凡自搖石解入水却乾出水則濕出水則濕
則有之矣入水即乾何從得知也言固有習聞而不覺其害於理者可
為一笑

有客於財者遇一親故未濟以酒一甌錢索一條送之云筋一條血一碗石
槌胸奉上伏望鐵心肝人留納

有二措大言志一云我平生不足惟餘与睡耳它日得志当吃飯了便

睡之了又吃飯一云我則異於是当吃了又吃何暇復睡耶

程師孟知洪州作靜堂自愛之無日不到作詩題於石曰每日更忙
須一到夜深長是點燈來李元規見而笑曰此是登淵詩也

何承裕知高州有举人投卷覽其詩有日暮猿啼猿思憐之句處
曰足下此句甚佳但上句屬對未切奉為改之何不云月明犬吠張三
婦日暮後啼呂四妻举人大慙而去

宋鄭廣以海寇未降授以職官且望趨府群寮與立談者廣
鬱鬱不言一日晨衙群寮談詩廣起於坐曰鄭廣有拙詩白
之循公乃朗吟曰鄭廣有詩上裏官裏官文武者未總一般裏
官做官却做賊鄭廣做賊却做官滿坐慙嘍

漢有牛通為隴西主簿馬文淵為太守羊喜為功曹凉部三

挂備身

碧梧亭

帽即景
子ウラ
椽与様
同棚木
也トナ
トカラ

僕在散官隸屬揚素愛其能劇談每上番日即令談戲弄
或從且至晚始得歸纔出省門即逢素子玄感乃云侯秀才可
与玄感說一箇好話白被留連不獲已乃云有一大蟲欲向野中覓
肉見一刺帽仰卧謂是肉齧便欲銜之忽被帽卷着鼻驚走不知
休息直至山中困乏不覺昏睡刺帽乃放鼻而去大蟲忽起歡喜
走至椽樹下低頭見椽才乃側身語云且未遭見賢尊願郎君
且避道

陸長源以舊德為宣武軍行司馬韓愈為巡官同在使幕或歲年輩相
懸周愿曰大蟲老鼠俱為十二相屬何怪之有
僧貫休有機辨杜光庭欲屈其鋒每相見必伺其举措以戲調一旦
因舞鸞於通衢而貫休馬忽墜土糞光庭連呼大師々々數珠落地
貫休曰非數珠蓋大還丹耳

左街僧録惠江成儀程紫霄俱辨捷每相嘲諷江素充肥會
暑袒露宵忽見之曰僧録琵琶腿江曰先生箴栗頭又見駱駝數
頭霄指一大者曰此必頭陀也江曰此輩滋息亦有先後此則先生者
非頭陀也

唐莊宗同光中林邑國嘗進六眼龜云

云龜中對
云吾乃米也

楊素与侯白行道畔有槐樹枯死素曰侯秀才多能何計令此樹
活白曰可取槐子懸之樹上即活矣素問何書白曰不聞子在槐何
敢死

謝綽宗拾遺錄云江夏王義恭性愛古物嘗遍就朝士求
之侍中何勗已所送而王微索不已何甚不平嘗出行於道遇狗加
數犢鼻乃命左右取之還以箱敬手送之歲日承後須古物今李斯
狗柳相如犢鼻是此類實恭事相類耳

荆公禹玉熙寧中同在相府一日同侍朝忽有虱自刑公襦領
而止直緣其鬚上顧之笑八公亦自知也朝退禹玉指以告公公命

虱

白吾云

得黃之出玉日未可極恒去輒急一言以頌風之功公曰如何禹玉笑
而志曰辱遊相鬚曾經御覽荆公亦為之解頤

東坡亦居日與秦女游夜宴坡因打得風乃曰此是垢膩所生
秦女謔曰不然綿紫成耳相辨久而不決相謂曰明日質疑佛印
理由者當設一席以表勝負及酒散女游即往叩門指佛印曰適
與坡會辨風之所由生坡曰生于垢膩愚謂成于綿紫兩疑不釋
將決吾師明日若問可答生自綿紫答勝後當作鉢託會既去
頃之坡復至乃以前書言之祝令答以風本生于垢膩許作冷淘
明日果會具道詰難之意佛印曰此易曉耳乃垢膩為身綿紫
為脚先吃冷淘後吃鉢託二公大笑具宴為樂

東坡有小妹善詞賦敏慧多辨其額廣而如凸坡嘗戲之曰蓮步
未離香閣外梅妝先露畫屏前妹即念歌云欲叩齒牙無覓

處忽聞先裏有聲傳以坡公多鬚髯遂以戲答之時年十歲耳
同者無不絕倒

白汲與其弟慈孖生狀貌酷相肖人不能辨一日汲自外歸弟妻以
為其夫也迎而呼之不亡即時詈之遂批其頰汲正色謂之曰我乃
伯也婦惶愧而退汲是更其冠以為別異梅唐陳因張伯偕其弟
仲偕之車頗類之矣

五色詩句

唐衣豹與謝觀同雀齋孫門下

以文藻知名豹謂觀曰君白賦有何佳語對曰曉入梁王之苑雪滿
羣山夜臺更亮之梅月明千里觀謂豹曰君胡不作賦豹曰田
單破燕之日火燎平原武王伐紂之年血流標杆文心效之作黑賦
曰孫臏銜枚之際半夜失踪達摩面壁以來九年所目座中
一客賦書曰帝子之望巫陽遠山過雨王孫之別南浦芳草連
天黃曰杜甫柴門外雨漲流衛香油幕之前汝含夕

文山評月明千里得白之神曰火曰血不免著跡或改之曰孫綽賦天台
景赤城霞起而建標杜牧咏江南春千里鶯啼而映綠又賦黃曰
靈均之數木葉秋老洞庭淵明之啜落英霜清彭澤升庵改黑
賦云周庭之列畢獲裳如蟻陣陳閣之迎張孔鬢質似鴉羽
馮道与趙鳳同在中書鳳有女適道仲子以飲食不中為道夫人
詬罵趙知令婢長號知院者未訖凡教百言道都不答及去但云傳諸
親家今日好雪

有親隣人夫婦相諧和者夫自外歸見婦吹火乃贈詩曰吹火朱唇
動添薪玉腕斜遙看烟裏面大似金罍中花云云夫曰君当吹火
為別製之云云作詩曰吹火青唇動添薪黑腕斜遙烟裏面恰
似鳩盤茶

隋末劉黑闥據有數州縱其威虐合意者厚加賞賜違意者即被

屠割嘗問暇訪得解嘲人召入庭前立須臾水惡鳥飛過命嘲之即
云水惡鳥頭如鎌杓尾如斃金河裏擱魚無僻錯大悅又命嘲駱駝嘲
曰駱駝項曲絲蹄被他負物多因大笑賜絹五十疋拜異左膊上負
絹走至戟門倒卧不起黑闥令問何意倒地答云為是偶擔鬼命
五十疋綿置右膊將去令明日更來還路逢一知識問何處得此綿絹
具說其事大喜而歸語其婦曰我明日定得綿絹及曉即詣門言極
善解嘲黑闥大喜令引之適一猕猴在庭命嘲之曰猕猴頭如鎌杓
尾如斃金河裏擱魚無僻錯黑闥已恠未之責又一鴉飛度復令嘲之
因云老鴉頂曲綠蹄被他負物多於是大怒令割一耳走出至庭又即
倒地令問之又云偏擔復令割一耳還家婦迎問綿絹何答曰綿絹
割兩耳只有面

有人以釘釵為業者道逢駕幸郊外平天尉偶壞召令修補訖厚加

黃寶歸至山遇一虎臥地呻吟見人舉此示之乃一大竹刺其人為按去虎銜一鹿以報至家語婦曰吾有二技可立致富夫乃署其門曰專修補平天冠兼拔虎刺

唐明皇坐勤政樓上見釘鉸者呼之曰朕有一破損平天冠汝能釘鉸否對曰能遂整之既完上曰朕無用此冠以賜卿其人惶恐不敢受上曰俟夜深閉門獨自戴甚無害也

漢武帝對群臣云相書云鼻下人中長一十年百歲東方朔在側因大笑有司奏不敬方朔免冠云臣誠不敢笑陛下竇笑彭祖面長耳帝問之朔曰彭祖正八百歲果如陛下之言則彭祖人中亦長八寸以此推之彭祖面長一丈餘矣帝大笑

郭功父過杭州出詩一軸示東坡先自吟誦聲振左右既罷謂坡曰祥正此詩幾分東坡曰十分祥正驚喜問之坡曰七分未是讀三分未是詩豈不是十分耶

各有病忘者行則忘止臥則忘記其妻患之謂曰聞父子滑稽多知能人患喜者有之疾益往師之其人曰善於是乘馬挾弓矢而行未一舍內逼下馬而便焉矢植于土馬繫于樹便訖左顧觀其矢曰危乎流矢矣自幾乎中予右顧曰而觀其馬喜曰雖虛驚乃得一馬引轡將旋忽自踐其所遺糞頓足曰踏却大糞汚吾履矣惜哉鞭馬反向歸路而行須臾抵家徘徊門外曰此何人居豈艾夫子所寓邪其妻適見之知其又忘也罵之其人悵然曰孺子素非相識何故出語傷人 以上五雜俎事之部

陸羽 世說注曰宋祁隱逸傳曰一一字鴻漸一名疾字
季疵復州竟陵人不知所生有得諸水濱既長以易自筮
得蹇之漸曰漸(鴻)於陸其羽可用為儀乃以陸為氏名
而字之隱苕溪自稱桑苧翁盧門著書或独行野中堀
詩擊木徘徊不得意或慟哭而歸時謂今接輿也
張志和 唐詩紀事曰一一字子周云云母夢楓生腹上而
產志和十六擢明經肅宗時貶南尉不復仕居江湖自稱
煙波釣徒著玄真子兄鶴齡恐道世為築室越州東郭
與陸羽往還云云

王賓賀四十詩云昔年嶽降產英雄誕蘇奇逢日正東
萬善作基天心壽一垣立性德何窮文章五色鳴時鳳
豪氣千尋貫斗虹四古未稱始仕桂秋留意為君紅

內姪王二郎定遠縣黃花軍人氏見當處
里正王善的子宋性老實哥為保人柳
謹當氏一十多歲身價白寶三錠收約長
季夫百祿多不違券書帛以代血
誓萬乞敵 東人之成四意顯不具
尖力書 保主張凝正

本文王善凡

許員外太即

上下

凡八朝辭人各物也方一豆州五屋元佐子多子多

